



江湖笑剑录

● 青 云 著

出剑笑江湖

青玄 著

上

南海出版公司

1990·海口

内 容 提 要

宋初，中原武林风靡一部武林秘笈《兰凤雏》，为争夺这部旷古绝书，掀起了一场血腥的鏖战。

剑侠冷蝉客与邪侠佐乔结下了一剑之仇，十七年后，冷蝉客的衣钵传人冷秋月出山寻找《兰凤雏》，为师报仇。他历尽千劫万难，于腥风血雨中邂逅佐乔之女佐湘湘，并深得其爱。然而命运多舛，最终致命于佐乔剑下，留一片残情，无穷遗恨。佐乔虽得《兰凤雏》，岂知书中尽撰诱人废身败功之法，终咎由自取。

本书故事曲折，情节跌宕，斗武功法卓超神异，喻理玄奥精妙，言情缠绵悱恻，洋洒尽意，引人入胜。

乍见迷濛雾色之中，自一座破云入霄的冰壁上飞堕而下一个白点，在皓雪皓冰之间，极不显目，渐渐地方才看清，却是个人影。但见他踏雪如飞，双袖展挥，似大鹏浮空，御风驱浪，电驰而至。此等超卓的轻功飞行术，武林之中罕见之极，然却在此荒无人迹的天山绝峰幸遇，此是何等人物？

顷间，来者已近，竟是个弱冠儿郎！衣襟飘舞，恰如玉树临门。出于天山之钟毓，出落得俊逸潇洒，然周身裹挟隐烁着一股酷如冰霜的寒气，目眸似电，极为慑人神魂。白衣少年一手持一柄透晶如雪的短剑，剑身霜芒荡烁，另一手却拈着三朵天山雪莲！明人尽晓，天山雪莲乃罕见之物，具有壮气益神，激功补元，驱死回生之神效，实为不可多得。少年手中的雪莲，花瓣凝霜如玉，舒展若掌，散逸出阵阵幽香，醉人心脾，却又是莹晶中之璀璨。少年足盘错划，欲欲离地，恰如落叶飘风，一道白光一掠而过，身形业已避在十数丈开外。

在一座险如钺削斧劈的冰崖之下，少年足不停息，沿着稍为陡斜一面，凝息狮身落下时，单足一点凸石，身形再度腾蹕，三起三落已臻达崖巅。

但见那崔嵬崖岩之顶，一座由冰石彻垒而成的石屋赫然眼前，因多年霜打冰冻，已与冰岩交融一体，势如平地凸露一般。少年在石屋门外稳住身形，忧急地呼了一声：“师父！秋月来啦！”话声中缓步跨进石屋。

那石屋之中陈设极为简陋，两边各筑起一张石床，

其中一床上卧躺一人，中间也是平地垒起一张石桌和两段石柱为椅。杳见处还有些干柴皿器之类杂物，倒是正中石壁上悬挂着的十数柄长短不一的剑器甚为惹目，皆是一色莹光烁目，寒气逼人，一看便知尽是旷世宝剑。其中有一把却是连着剑鞘嵌入石壁之中，直没剑柄，紫光璀璨，更为奇异不同凡响。再细看那床上卧倒之人，却是个银须皓首的老者。面容憔悴，脸色惨白，了无生气，宛似一具冻尸僵肉，猝见之下极为骇人！

秋月轻轻走近老者床边，双目切切地望着老者，俊脸笼着一片痛楚凄悲之色，嘴角抽动了几下，低唤了一声：“师父，秋月为您采天山雪莲来了！”说话间放下手中短剑，双手奉上那三朵雪莲。

老者双目紧锁，鼻翼翕动了两下，嘴唇略启，一个苍老的声音似从地底透出：“好徒儿，难为你了，这天山雪莲闻似业已成百年凝精之上品……”倏地唇纹浮掠过一丝苦笑，唏嘘一声道：“只可惜它对为师之病未见得奏效，与残蕊败花无异矣！”

“唔？”秋月一脸惊诧，大失所望，木然地望了望手中的雪莲，见它们仍是蓓蕾初绽，芬香酥人。真未料到于师父之伤却是毫无作用！

老者似比适才犹为清醒了许多，淡淡地笑了笑，缓缓地道：“师父之伤，乃‘冰蚁罡气’混入精元所至，以为师功夫造诣，非有昔日‘北极村’郝子丹所炼的‘九脉经丹’不能辅助为师驱除毒气！”

郝子丹乃百年前旷世奇医，因与江湖邪魔“金雕王”赫连佐乔结下梁子，遁逃“北极村”隐居，无奈他医术超著，名声遐迩，才数月便被闻踪而至的赫连佐乔所杀，一把火把个“北极村”焚成灰烬。

秋月眼中闪过一道光芒，“师父，您告知徒儿那郝子丹在何处，我即去寻他索来‘九脉经丹’！”

老者脸上闪过一丝苦笑，那是无望而徒然的苦笑。秋月目眸倏地又黯淡无光，他深明这一丝苦笑意味着什么。

“秋月，十七年前我在遁往天山之时，路经一地，见村落正互相残杀，他们那一村人众势壮，你们这方正遭血洗。我欲助无力，只得救了你出来，那时你双亲皆有所杀，无人抚养你，便携你到此隐迹，瞬息之间业已十七载矣！如今你出落成器，为师却行将就木……”说着，他幽地睁开双目，一道星光在他双眸中一烁即逝，变得混浊，深沉，望了望正愣愣盼着自己的秋月，沉重地叹了口气，道：“秋月，为师毕生之夙愿……”

秋月倖倏之中无暇多思，冲口而出：“杀佐乔，觅宝笈！”

“不错，‘杀佐乔，觅宝笈’！想十七年前，吾以一剑之败栽于佐乔之手，以至我终身之志业尽息，遁亡此无人之地，这岂是天意？！”老者说着脸上掠过一丝慨憾，倏地冷哼一声，道：“我‘冷蟬客’一生笑傲江湖，虽然如今落得如此之窘迫，但，我只信人意！哼，

佐乔，今生不手刃了你，我死不瞑目！”说罢势欲站起，寻佐乔血耻一般。

秋月见状惶急，忙上前按住师父那似稿木般羸弱的身躯，焦急地道：“师父，您此际重伤于身，岂是佐乔之敌手，还是……”

“住口！”老者闻言暴怒，断然喝道：“没出息的东西，几时学会缩龟颈了？为师可未授你这一手！你以为为师的功力不及佐乔，会再惨败于其手？”说着眉头紧蹙，额上青筋暴绽，肌肉抽搐，神态极为激慨！

秋月心中大懔，心想师父重创伏身，不容激动暴躁，暗骂自己万不该贸然冲撞，若然他泛起脾气，可就糟了，惶急之中唯唯喏喏，不知所措。岂料老者见他这般模样更为大旺肝火，冷冷地道：“看来你还在心中小觑为师的武功，如今我有病在身，你愈猖狂，哼，罢了罢！为师便和你剑掌相见，看我到底是不是不堪佐乔一击！”

秋月心如刀绞火焚，心中狂呼：“不！不！师父您千万别逼秋月作出伤损您之孽事！”脸上惶恐，迭声叫道：“师父，弟子断非存有此心，不然让我万刀碎尸……”

“如何又这等没胆气了？快拿剑来，休要罗嗦！”老者置若无闻，毫不为之所动。

秋月心中一万个不愿意，望着师父那因沉愁而变形的脸，竟呆若木鸡地站着，不知是应是拒，两眼直勾勾

瞪着老者！

老者自收少年为自己的衣钵传人之后，每逢师徒喂招，便在默意潜识之中视其为与己有不共戴天的仇人佐乔，总以凌猛绝伦的剑法把他逼迫得手慌足乱，几欲取其性命，大呼“师父留情”方休。而每每此际老者便感大籍愆襟，然而师徒平日之间却又是命息相关，情胜骨肉。

老者见秋月这般丢魂落魄的模样，老怀更为泛怒，咄咄叱道：“你聋了可是？快取剑来！”

秋月又是一怔，那些天山雪莲竟自他手中滑落于地，也未知晓。他心悉师父脾性怪异，不容违抗，只得喏喏应是，回身缓缓从那悬挂在石壁上的剑器之中取下一把，转身正欲奉上，却闻老者沉声道：“不是这些朽木废铁！把那柄‘斜风细雨’取来！”

秋月闻言更是一愣，又似未曾听清一般，惚恍疑惑地问道：“取，取‘斜风细雨’？”

“不错！”老者脸色晦沉，但看得出他眼眸中烁动着一种神光，神情极为肃穆：“拿‘斜风细雨’！”

秋月只觉心中激奋难禁，自他承入师门，便见这把名唤“斜风细雨”的古剑一直插在坚厚的冰壁之中，已十七载！其余剑器他均亲手用过，唯独这柄古剑师父视如性命，一直未允他触摸半下。秋月早欲一试其锋，只是惮忌师父之戒，多年来可望而不可及，竟成了一桩心事。此番夙愿将偿，襟胸激荡，倒一时把适才的痛楚忧

惶置于一边，待心神稍定，便缓缓探出右掌，运足千钧内劲，一把握住那紫光闪烁的剑柄！

秋月手掌方触剑柄，立觉一股奇寒如潮如澜涌入他的手掌，随脉游走，欲贯胸肺！却是那古剑因横没冰封霜冻的石壁之中多年，蕴蓄了一股著冷阴气，混渗此剑先天之精元剑气，融化一脉，故厉害之处不同寻常。秋月猝不及防，心中悸慄，丹田之气本能地随即云涌风聚，与这奇异的剑气相抵。秋月乘势运功一遍，硬生生地将这股异气迫出体外，同时运动独门“天山化雪浊功”，手腕一错，只闻“咔嚓”数声，剑身周侧的冰壁竟被他那浑厚的内力震得龟裂，“铮”的一声，剑身倏地被连鞘拔出，居然未曾带落一石。蓦见一阵紫光暴射于那柄长盈三尺的剑身，霍霍逼人，在冰彻雪覆的石屋之中甚为耀目。

秋月不敢抽剑离鞘一睹其锋，便双手巍巍将剑呈上。老者一脸峻穆，腾出一只筋骨嶙峋的手，接过古剑，顷间双目精光闪射，拚指一掠剑鞘，喝问道：“你的剑呢？难道要徒手斗我？”

秋月见事到如今，一斗已是在所难免，也不再苦求，拣了一柄长剑在手，不敢与师父那双灼灼如炬的目光相接，只是愣愣站着。

老手青额“川”锁，盘腿而坐，手中古剑也未出鞘便幽地平平递出，蓦然间，一束霜芒寒电竟似透过沉厚的剑鞘，吐射如矢！秋月顿感一阵刺骨钻髓的罡气罩胸

而至，不容人存有思索之暇，本能之中将手中长剑以一招师门绝招“离恨情天”刺出，应变之疾，非夷所及，此皆为与师父喂招苦练而成。

“锵——”

一道青光在星光溅射之中散飞而出，没入冰壁，秋月手中的长剑业已齐柄而折，只剩剑柄提将手中！老者剑势未绝，仍是徐徐逼至。秋月不虞此剑竟这般厉害，忙一个“铁板桥”身相暴退，已至墙杳见。老者势不容缓，一招未穷，一招又至，瞬息紫光漪涟，剑气鼓荡，迫人窒息！

秋月无暇多思，抄起两把长剑于手，双剑一招“龙凤齐祥”，漫天剑影封住自身，与那咄咄迫人的剑芒相抗。立时石屋之中劲风利啸，冰雪翻飞。

不出两招，又是“铮铮”两声响，秋月那双剑始与老者古剑相触，即成两截。幸他闪缩极快，不然那两条小臂也得被御下。秋月这一惊非同平常，险殆之甚还是生平初历，心中悸栗不已。

“哈哈！”老者见秋月一败再败，痴痴地凝视着手中的“斜风细雨”，不由老怀得意，纵声朗笑。豪气如云地道：“此‘斜风细雨’百年不曾出鞘，不然天下便再无第二剑矣！当年我使用这把永不脱鞘的‘斜风细雨’以‘情恨绝剑十一式’决战佐乔，不虞……”正讲至得意处，蓦地触及平生伤创，恨耻血仇涌上心头。顿感绞痛难捺，沉吟了一声，强聚起来的精元真气散逸逆

行，遂马上镇住心神，把到嘴的话吞回怨腹。

秋月见师父身体一阵栗动，知他慨于畴昔恨事，心中难过，关切地呼了一声：“师父，您……”

“哼，你以为十七年前为师以一剑之败栽于佐乔之手，十七年后仍不是他敌手吗？快取剑来，看我剑法比昔日逊色多少！”老者怒气重生，屈指在古剑上一弹，一声虎啸龙吟震荡石屋，丝丝不绝。

秋月无奈，回身再度取下两柄长剑，才划了个剑诀，徒见老者剑身一起，一道紫光如灵蛇出洞，疾射而来。秋月不敢出剑硬接，身形一错，避过锋芒。同时臂随身走，护身自保，不敢出剑相袭。老者看出他意图力保，怒哼声中，手臂暴长，古剑挟着令人心悸的利啸之声，一片紫光笼罩秋月全身，凶险绝伦！秋月立时被师父挥出的如虹剑气似网缠身，逼得他左闪右躲，形容狼狈，暗忖如不再出招相击，攻中求守，攻守相佐，自己势必被卷入那劲风气浪之中，危殆无比。求生自保之本能迫使他曲指一弹手中长剑，抖擞精神，运凝周身之精纯刚气，灌注于剑身之中，运劲一抖，只听得长剑“嗡嗡”悲鸣不已，旋即剑走斜弧，划出“玄真剑法”的第一式“落雁秋沙”，荡出环环剑气，与师父的沉郁剑气抗衡。同脉的剑法，施展于徒师两人之手，厉害不大相同，一个老辣诡谲，一个刚劲凌厉，各见所长，老者仗以古剑精神，临阵机变；少年凭着血气方刚，迅疾凌锐。瞬息之间，狭窄的石屋之中剑影交错如网，劲风

鼓荡若狂，宛胜怒海狂澜，汹涌不息。

猛然“啪啪”两声脆响，秋月的长剑在沉雄刚猛的劲道挟击之下双双折为数截，四方激射。秋月手无寸刃，正欲再度取剑，无奈老者一剑击折秋月之剑，剑势未穷，剑芒径送。秋月急急一个“羽燕贴水”身形纵起，双足轻点屋顶凸石，稍借凭倚，身悬半空。老者一剑落空，老怀盛怒，挺剑上撩，下手毫不留情，形同索命。秋月身子轻盈，快疾如电，当那一道紫光掠到之时，身形翩戾一闪，已然抢及屋角，俯身探手摘下两柄长剑，徒闻背后劲风迫近，无暇喘息，回身一招“望落秋阳”，一泻剑气封住周身。此时的秋月真乃是欲进不能，欲退无路，欲罢不得，只得用心行剑。虽然师父紧逼不舍，但秋月借凭灵巧的身法，左右腾挪，有时也抢间趁隙，反剑回攻，以免被师父迫得过紧。

师徒俩剑法同源，心念相通，老者重创之下雄风大敛，虽然凭倚古剑占据上风，但也奈何不了秋月；秋月迫于自保，也只得仗剑运神，心剑一意，一招一招地化解师父绵绵不绝的攻招，不是迫不得已之下绝不挺剑还攻。五十余招一过，老者渐感内力不支，中气浮动，剑法虽未蹇滞，但剑气雄威却是大减。适才之斗，全赖那奇世绝功“秋旻残夕断红尘”的上乘内功之暗蓄默运，才足以抵挡至这个时刻。

“秋旻残夕断红尘”乃百年前中原武林奇侠“华阳书生”寒士清所创，此上乘内功心法乃于人油尽灯枯，

耗尽功元之时，凝聚先天混元壮体精气，虽然一时三刻之中雄威不减素时，但功尽之时，内源也耗消竭止，只待命绝还天。故此若不是致命一搏，以图同归于尽，绝不运动此法而殆亡身。照老者与徒弟喂招之下，却又何以至此？！

此际，地上、壁中已是断剑截截，只余下数把剑器尚未伤损。老者面色凝重，愈显暗淡灰白，气喘如鼓，黄珠滴滴，猝然间一口污血从口狂喷而出，被一轮剑气扫卷得溅射四方，秋月白襟之上顿时殷迹点点。

“师父，您……”秋月情切忧忡之至，讵然未顾师父那一剑续一剑迭迭而至的剑势，乍然收敛内劲，剑到半途嘎然中辍！可老者剑招未绝，似痴如狂，如癫若幻，大喝一声：“佐乔，今番定叫你丧命在我‘冷蟬客’剑下！”古剑挟卷一股浩荡如澜的剑气劲风，漫天剑影之中，化作七道紫光齐袭秋月周身“印堂”、“胸心”，“灵墟”，“中脘”、“神厥”、“气冲”、“气海”七大气穴，正是绝门奇剑“七分剑”的最末一剑“芒凌七穴”，端得是狠辣至极！

秋月此际毫无戒备，只闻耳中金器齐鸣，脑中掠过一绝念，喟然长叹一声，欲合目待毙。蓦然间情触心念，未及多思，身形右错，一式旷古绝今的奇剑应念而出，剑走回形，方齐胸口，剑锋倏地坠戳，秉气倒掠，疾若电光火石，灵如游蛇行莽。这一招融合七式师门绝技：“情恨绝剑十一式”的“离恨怨天”，“玄真剑

法”的“回形定向”，“七分剑法”的“芒凌七穴”，“断归三剑”的“残命合归”，“残龙绝剑”的“狂龙吞月”，“天平剑法”的“一断天桥”和“离情向天叶含秋”，五世嫡派剑法的“天命无缘欲奈何”的空前绝后的一剑于幻变灵空之中猝然施出，剑气激荡，剑影迷漫，七绝剑剑势无穷，剑出汪洋，汹涌而行。

“铮——”“当——”

两道冷芒，一紫一白，厉啸着如离弦之矢疾飞而出，“啞啞”两声一齐透入石壁。但闻老者心力交瘁，狂呼一声，殷血泉喷，手中持着的稀世古剑业已脱鞘而出，剑身竟是一柄粗钝无刃的精乌铸铁！老者才吐出几口浓痰，身躯竟往后跌倒！秋月身形趑趄，险险摔倒，犹似置身梦幻之中，如痴似醉。适才那遽发的一剑，万万虞不及会有如此绝妙精伦，一时说不出心中是喜还是忧，是怨还是悔。直至听得“咚”的一响，如败革击石，槁木堕地，骤见一个变得佝偻羸孱的身躯硬生生跌倒于地，他方才似遭雷轰般的狂呼一声：“师父！”身形疾扑过去，抱起老者那绵软脱力的躯体，险欲晕倒。

秋月疯狂一般地摇着老者上身，悲极饮泣，话无伦次地迭连呼道：“师父，师父！弟子罪该万死，畜生不如！师父，您醒醒，弟子断非有意，师父，快醒醒！弟子该遭千刀割戮，五雷轰尸！师父！师父……”说着咬得齿唇间殷红泌出，心中似被利爪揪撕，血泪涔涔滴滴。

秋月还欲呼唤，忽闻老者喉咙“咕咕”作响，方才

醒悟过来，暗骂自己情感冲动，一时糊涂竟差点怠误了师父救治的时辰。忙把老者扶起，两掌抵住他的后心口的“神堂”、“心俞”两大穴，将体中丹田之精元凝聚双掌，渡入他体中。少顷，才把滞阻在老者心口的瘀血逼出，黄水虾血，一概尽出，顿时，直吐得地上污血渍渍。少年忧心重重，恐师父会一涌尽倾，忙敛功缩劲，止住吐泻。老者吐尽败血，筋骨虚脱，心脉阴浊之气逆行，瘫在秋月臂弯之中，惊得秋月面泛土色，浑身直打寒战。他勿忙再度将体中元气源源不绝渡入师父那酷似冰冻的病躯，护住他心脉残元，欲将它们引导归聚丹田。不料一股阴寒罡气不息地与自己的精元相激，心知是潜伏在师父体中的“冰蚁罡气”乘虚逆厥，不由暗惊，尽耗动周体功元，通过掌心，势如溃堤狂潮，排山移海般硬渡强冲破那股罡气的困围。半炷香功夫才稍稍将那“冰蚁罡气”遏制住，但仍不觉师父体中内气相应。而秋月此时已累瘁异常，体中内元残存无几，唯恐时辰一到，自己势必耗尽功元而虚脱，那时师父体中罡气便将乘隙围袭，封住心脉，必然无生还之理。

秋月又栗又急，竭尽自身混元真功绵绵不绝，似扯绵散絮一般输渡过去，渐渐觉得自己体中内火灼燎，中气浮荡，心脉虚弱。须臾，耳间金器交鸣，目中火星闪烁，心知自己已临油尽灯枯之际，师父体中内元还是无有反应，不禁心中滴血，啜泣失声，道：“师父，弟子已尽所能。无力救您，难赎秋月弑师之罪孽了！”

语音才落，说时迟，其时快，秋月乍感一股绵韧而浑厚的元气自师父丹田涌出，势如潮翻浪卷，汹汹滚来，正和自己适才渡入的功元相迎，元气同踪，立时融合为一脉，尽将困围丹田心脉的“冰蚁罡气”逼散。同时体中的散功梦元也渐渐汇集，似百川归海一般，四面涌集，自行导气御身行游！

秋月狂喜之下，神志激荡，竟一口气喘不过来，晕厥于地！

石屋之外，飘风劲扫，彤云凝冻，暮雪席天而下，拂拂扬扬，苍茫之中，更觉天山阴灰沉寂，迷蒙无尽。

不知多时，秋月方才幽幽醒转，只觉自己悬身云端，悠悠晃晃，脑海之中混混浊浊，杂乱无绪，方似空白一片。半晌才缓缓睁开眼，极目皆是灰蒙蒙一色，想要起身，方觉周身软软绵绵，毫无气力，突然脑际灵光一闪，顿然神魂归体，适才种种情形一幕幕在脑中飞掠而过，心中不禁又是忧恼焦顾，低声轻呼一声：“师父！”见悄无声息，暗忖师父恐未醒来。忧急无措之下，一阵伤感怆怆掠过心头，泪水不觉簌簌落下。少顷，方始噙着泪水，吃力地爬起来，揉揉浮肿的目眦，乘着皓雪莹光，见师父仍是酥软如泥，双目紧锁，脸色在皓雪惨淡的微光中更显苍白无色。秋月强遏心中恻楚，妮妮地把他扶起挪至石壁，让他倚壁而卧。这才到另一处角落，拾了些干柴，堆架在石屋当中，摸出火石点着引子，将干柴点燃。顷刻，熊熊篝火照得小小石屋

豁亮如昼，将冰屋之中的寒气稍稍驱御。

秋月添架好柴火，侧头望望老者，见他在一片火光映照之中，脸色微显血色，暗暗放心，盘膝而坐，运功调息，以弥补刚才耗竭的功元。詎料心乱如麻，一时难以进入物我两忘之境地，良久才渐渐入进空境，导行内元彻游周身脉胳。

“哈哈……”

一阵刺耳的狂笑蓦然自石屋之中进出，震得石屋“嗡嗡”作响，火焰摇曳不定！

秋月无防被吃了一惊，匆忙把元气尽收丹田，睁目回头，竟见师父端然坐在身后，面容虽显憔悴，但神色如常，口唇已闭，然笑声不绝，回荡不已。仿若置身梦幻之中，不知是真是假，是梦是幻？老者见秋月怔怔地望着自己，眼神蛊惑，不由又气又乐，笑道：“好徒儿，乍这般鬼模怪样看着为师？”

秋月闻师父启口说话，至此方信他果真醒转，似已无性命之危。但适才重创于身，如今竟然泰若无恙，痊愈之快令人难以置信，不禁惊喜地问道：“师父，您真的没事儿啦？！”

詎知老者那双混沌的眼睛闪过一丝怨恚的神色，犀利地盯着秋月，冷冷地问道：“你该是失望才对呀，为师天命所注，未死于你手，哼，你既有旁人授剑于你，为何还纠缠于我？！”说着老脸泛怒，以至难遏。老者生性自负狂骛，当世武林高人于他眼中多如草芥，不想